

2/102

綦江縣文史資料

第
四
輯

85

綦江縣政特贈

政协四川省綦江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44177/22
綦江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政协四川省綦江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封面题字：郝 谦

綦江县文史资料

(第四辑)

政协四川省綦江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綦江中学印刷厂印

工本费每册四角

本期编辑：程宏远 霍凤栖 潘德潜

黄资训 万邦荣

目 录

征粮剿匪话当年·····	毕先宽 (1)
蔡江县石门寺石刻神像调查纪实·····	代汝金 曾方煜 (11)
蔡江石门寺罗汉石刻艺术·····	潘德潜 (14)
埋在地下的古场镇(掌故)·····	钦 贤 (21)
民国时期蔡江的一次武装抗捐斗争·····	韩宗愈 (22)
蔡江县认捐“川大建国奖学金”始末·····	徐茂楠 (27)
吊民伐纣·····	桂守成 竹 天 (30)
蔡城报刊(1946—1949)掠影·····	蒋丕振 (32)
忆喻德光医师·····	张光宗 (34)
天亮之前·····	黄道高 (35)
石达开石豪题壁(掌故)·····	志 华 微笑辑 (38)
蔡江私塾琐谈·····	黄资训 (39)
一个旧社会的缩影	
——解放前三江镇社会概況·····	万邦荣 (50)

征粮剿匪话当年

毕先宽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，我随西南服务团来到綦江。十二月二十日，綦江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，县委安排我去第二区（今东溪区）工作。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，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，乘我立足未稳之机，大肆制造谣言，四处网罗特务、匪徒，策反旧乡保武装人员，组织土匪暴动，妄图扼杀我新政权於襁褓之中。“蚍蜉撼树谈何易”！在中共綦江县特委领导下，地方干部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致，军事征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，不到十个月的时间，綦江境内匪乱迅速平息，那几个“嗡嗡叫”的苍蝇，很快受到历史应有的惩罚。

在高青、郭扶的日子

一九五〇年一月中旬，我去高青、郭扶一带征粮。郭扶是匪首谭济舟的老巢。谭是中统特务，在国民党军内任过团长，他的匪部番号是：“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”。后改称“川黔边区游击总司令部”。暴乱初期，约有匪徒近千，枪数百枝，活动於高青、郭扶、石龙、分水、篆塘及贵州省的泥坝一带。他的人、枪来源是靠策反旧乡保武装和裹胁蒙蔽部份不明真象的群众。如高青乡伪乡长杨耀庭，在谭济舟的策动下，把乡公所的长短枪械全部拖上山去了。

要使征粮工作顺利开展，首先就得与谭匪争夺枪枝。在高青乡的一次工作队员会议上，我提出了“先收枪”的观点，大家一致赞成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对收枪的具体行动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。第二天，我带领工作队去高青乡，叫当面是人，背后是鬼的杨耀庭通知各保保丁明日下午来乡公所听我训话。通知发出以后，我们连夜研究了明天下午的行动计划，并作出具体的分工。第二天下午，一、二、四、十保的保丁陆续到齐，等到五点钟，其他保的保丁还是一个未来，显然是杨耀庭这个家伙在作怪。天快黑了，我们只好按原定计划开会：参加会的保丁列队居中，会场四周满布工作队的同志，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长陪我站在列队前面，我对着保丁高喊：“立正！”“持枪！”“向前五步走！”“枪放下！”“退后五步走！”当保丁退回原来的地方，我们的工作队员飞快上前，把放下的枪全部收到一起，当场缴枪七十余支。这些枪，我们捆好后，派人送去东溪。

高青收枪的第三天，我们得到了谭济舟要攻打郭扶的消息，当即赶回郭扶。回郭扶后，我们总结了高青收枪的经验，在郭扶、分水一带，四处收枪，很快，收缴长短枪三百余支。

二月五日凌晨，匪首谭济舟纠集匪徒数百人，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向乡公所包围过来，妄图一举攻破乡公所，夺取枪支弹药。由于我们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，同志们沉着应战，当谭匪率众接近乡公所时，我们突然响起了机枪声，当场击

毙匪徒数名，其余匪众，豕突狼奔，四处逃命。我乘势指挥工作队全面出击，拂晓前，将攻打郭扶的土匪全部击溃。

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盖石乡，走到两河口处，见对面山上人影晃动，枪声密集，一看就知是土匪在攻打盖石乡。我当机立断，命令机枪手射击，同时扔出手榴弹数枚，以绝对的火力，压倒对方，当我们冲进盖石洞场上，匪徒已全部逃光。我们到粮库一看，仓库门前黄谷满地，足有铜钱厚，十万斤的粮仓，已空了一半。愤懑的怒火在我们心中燃烧。我们分析，匪徒不会善罢干休，定要卷土重来，我们虽有一挺机枪，但人少，众寡悬殊，要守住盖石洞，保住和运走公粮，困难确实较大，必须尽快与东溪取得联系，方保无虞。盖石离东溪四十余华里，往返最快也得八个小时，况沿途还不安全，怎么办？当我们正在一愁莫展的时候，感谢一个姓刘的电话工，通过在长途电话上搭线的办法，给在东溪的柳西明副县长挂了个电话。很快，县里派来一个排的兵力，扼住要隘山头，我们才将五万多斤粮食，顺利运离盖石乡。

谭济舟之死

自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，中共綦江县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坚决歼灭谭济舟匪股以后，我们四处围剿，跟踪追击，不到一月，谭匪所属各部，全部溃散。谭济舟深感在郭扶、高青一带已无藏身之处，只得率残部流窜贵州泥坝、寨坝等地。到十月初，谭匪残部跑的跑，逃的逃，与他相依为命的顽固

份子，不到十人。大约在十月中旬，我们侦悉谭匪潜回郭扶他弟媳家过夜。第二天，我们传讯他弟媳，得知谭匪於当晚在吃完饭后就离开他弟媳家。我们将这一情况，报告了军分区赖副司令员，估计谭是上凤凰山回龙寺去了。赖司令员即刻调集剿匪部队合围凤凰山。这次抓到谭匪的丁参谋长及其余九人，因永兴部队迟到，致使谭匪溜掉。我们押着战俘回到高青之后，分析谭匪这次必然逃往贵州泥坝，与张我承匪股合夥。赖司令员正欲集中分区铜梁、合川、永川的剿匪部队，组织一个团的兵力，深入贵州泥坝，彻底全歼谭匪残部。十四日傍晚，得悉谭匪一伙共九人，在高青乡七保柏香嘴一民家躲藏。解放军一〇四团部队，立即集中兵力，连夜赶往柏香嘴，分别在五柱房、朝天嘴、陡石壁、水车沟等处，用机枪封锁其道路，然后直逼谭匪躲藏处。谭济舟听到我们的枪声，自知走头无路，插翅难飞，只好饮弹自毙。其余八匪当场就擒。这个罪恶累累，嚣张一时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谭济舟，从此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至於获悉谭匪藏身柏香嘴一事，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。

原来，十四日下午，惊弓之鸟的谭济舟率残匪八人，仓皇闯进柏香嘴一个民家（这家人的姓名我已记不清了）。这个家的主人是评议委员，到高青乡开会去了，家中只剩下母子俩。儿子当时只有九岁。谭匪的突然出现，使母子俩十分震惊，但机智的女主人很快就镇静下来了。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“热情”地为谭匪送茶送水，烧锅煮饭，一面周

旋，一面盘算如何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出去。夕阳西下，女主人的饭已煮熟，忽然灵机一动，叫儿子抹桌摆筷，“请”匪徒们吃饭。趁匪众吃得正香之际，摆出一付生气的样子对儿子说：“你站起做啥子嘛？听见没有，牛儿饿得‘精叫唤’，还不快点去割把草来甩给它吃！”儿子非常理解母亲的意思，装起不高兴的样儿，伴了一个鬼脸，找来“泼镰刀”，背起草背兜，没精打采地向坝子边走去。一边割草，一边用眼睛偷看堂屋桌子上吃饭的匪徒。割呀，割呀，从坝子边割到屋侧边，从屋侧边割到坝子下，……夜幕降临，田野昏暗，九岁的孩子象离弦的箭，射向茫茫的黑夜。

在高青乡，孩子找到了父亲，情报送进了剿匪司令部……

时光流逝，三十四个冬春过去了，然而，每一忆及高青、郭扶征粮剿匪的日子，那机智的农妇，勇敢的孩子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活捉惯匪“王二”

一九五一年一月，我调到第三区（今赶水区）工作，其时，綦江大股匪乱早已平息，剩下几个死不悔改的顽固份子，躲在阴暗角落里，苟延残喘，垂死挣扎、负隅顽抗，象石壕的惯匪王二，就是这样的货色。

王二（名不详）四十岁左右，体态魁梧，狡悍异常，臂力过人，虽三、五人围攻也难进其身。这个九岁就开始抢人，无恶不作的惯匪，使一支没准心的匣子枪，弹无虚

发，命中率高，欲生擒活捉，谈何容易。

一九四九年底，王二在贵州省习水县作案，案发，被捕入狱。一九五〇年初，王匪越狱逃跑回乡，潜伏於土台、打通、石壕一带，继续作恶。当时，石壕的乡长杨良山（苗族）工作踏实，作风正派，深受当地群众拥戴。一天，我去石壕，杨乡长充满信心地对我说：“指导员，我们用活捉王二的行动来迎接解放军！行吗？”我当时非常激动，鼓励他说：“杨乡长，活捉王二，为民除害，我们支持你！”同时，我也提醒他：“乡长同志，对付王二这样狡悍的惯匪，光凭一时之勇不行，还要多动点脑筋。”杨良山赞许地不住点头。

不久，杨良山拿着王二的枪匣子到赶水给我报告，说他们在打通发现了王二的踪迹，当即组织武装队（民兵）跟随其后，王二虽没逮住，但我们检到了他的枪匣子。最后他很有把握地对我说：“指导员，枪匣子都被我们追掉了，我看拿几个晚上不睡觉，定能捉到王二！”和上次一样，我除了赞扬他的勇敢精神以外，还是提醒他不要忘了多动脑筋，多依靠群众。

杨良山真的动起脑筋，依靠群众来了。很快，他弄清了王二有个小老婆住在打通。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解放前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农家姑娘，慑于王二的凶残，只得屈从。杨良山叫人把这个农家妇女带到乡政府，要她说出王二藏身的地方，开始她什么也不说，如果问急了她就来个不知道。后

来，杨艮山指着对方的肚子问：“你既然不知道，那么你的肚子是怎样长大的？”这一问把对方问得瞠目结舌，胸口加剧了跳动。杨艮山接着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王二的罪恶行为，同时以同情的语气启发对方的阶级觉悟。事实打动了面前这位女人的心，她伤心地流下了泪水，说：“杨乡长，我错了！王二五〇年就回来的，只是他每次到我那里来，都是深夜到天不亮就离开。他到底住在什么地方，从不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问。我还知道一点的就是他的么娘经常给他送饭，其余的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。杨乡长，你可以了解嘛，我如果还有什么包庇王二的地方，今后查出来，随便怎样处理都行。”杨艮山表示相信对方的交代，并叫人把她送回家，希望以后多与乡政府联系，政府一定会给她做主的。

根据王二的小老婆提供的线索，杨艮山叫人把王二的么爷捉到乡政府关起来。他明知这个家是女人在当，——女人精明、贤淑、心眼多；男人憨厚、诚笃、没多话。关男人，吓女人，这办法真灵。男人关起的第二天，女主人登门找杨艮山要人。杨乡长开门见山的对女主人说：“你把王二交出来，我就把你男人放出去，保证今后对你们不作任何处理。”女人说：“乡长，你是清楚的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怎能捉得住那个有枪的亡命徒啊？”杨艮山斩钉截铁地回答：

“不管怎么说，捉不来王二，我就不放你男人！”王二的么娘看杨艮山已经关了门，只得央求道：乡长，捉王二我尽量想办法，但是要请你协助呀！”杨艮山说：“这个完全可

以。请你先说说你的打算，行吗？”么娘点了一下头，说：“几天前，王二深夜闯进我家，要我给他弄二十斤糯米，过年（腊月三十日）的晚上来拿。他来后我设法稳住他，你们就来捉人。”杨良山说：“这办法好，但不能骗我哟！”女人说：“乡长，‘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’，我怎么敢哄乡长哦！”“行！”杨良山性格直爽，一锤定音。他马上叫人把她的男人放出来，让她两口子一起回家。

两口子从乡政府出来，为了“迎接”王二，特地打了两斤酒回家去。

大年三十，天刚断黑，杨良山和五个精强力壮的武装队员（民兵），背起火药枪，埋伏在么娘家的周围，象一张猎人捕兽的网，等待这披人皮的豺狼来此就范。

吃过晚饭，在跳跃的桐油灯光下，么娘把中午“过年”就准备好的香肠、腊肉、蒸菜、炒菜，用甑子装好，放在余火未烬的锅里，还在锅边暖了一壶烧酒。她在堂屋坐一阵、走一阵，心神不安地等待着她的侄儿回家“过年”。

快半夜了，大门上传来“笃笃笃笃”的敲门声，么娘飞快地走向门边，虽然周身颤抖，但一想到有杨乡长他们在自己的身旁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门开了，两颊胡茬，一脸横肉，右手提枪的王二，并没有一步越过门坎，而是把身子靠在门边，一双贼眼不停地环视满屋。么娘装做心疼的样子，一把拉着王二的左手，佯怒道：“站起做啥？傻了！还不进来坐，你么娘等得好苦哇！”王二并没有理睬么娘，顿了一

顿，自信屋里没有什么，才一脚奔进堂屋。么娘接下去说：“你么爷这几天凉了发高烧，刚才出了一身汗，周身无力，进去睡了。都这夜深了，快过来坐倒，先吃点东西再说。”么娘满脸堆笑，麻利地抹桌摆筷，把王二拉到桌子边坐下，然后转身进灶房，端来香肠、腊肉……摆了一桌，还满满地给王二斟上一杯酒。王二确实已饿了，面对热气腾腾，喷香扑鼻的酒菜，馋涎欲滴，但并不坐下，一支脚踏在板凳上，一支手提着“叫起机柄”的手枪，另一支手端起酒杯，“咕噜”一声，一饮而光，搁下酒杯，拿起筷子，挟了一块腊肉，塞进大咀囫圇吞下。么娘嗔道：“你快吃嘛！你不吃，你么娘怎么过意得去？枪提起做啥子，共产党又不会从天而降；大年三十的，那些“土共”早回家“守岁”了。么娘边说边给王二斟酒挟菜。么娘这股子“热情”劲，冲淡了王二的警惕性，他把枪放在板凳上，一屁股坐下，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。么娘见状，不禁喜上眉梢，正准备发出暗号，让杨艮山来捉人，但转念一想：不行！火候未到，王二心狠手毒，如果从屁股底下取出枪来，首先自己就会没命，何况杨乡长他们带的是几支火药枪。于是冷静下来，又是劝酒，又是挟菜……看样子王二已有几分醉意了，怎么办？么娘的眉宇间出现了一个“川”字，心里象十五个吊桶在打水——七上八下，迟疑不决。忽然，么娘的眼光落在桌子边一大碗干海椒面上，慢慢地，么娘眉间绉纹舒展了，趁王二伸手挟菜的时候，飞快端起一大碗干海椒面，对准王二眼瞳“唬”的就是

一下，这家伙把王二弄糟了，海椒面钻进眼里，痛彻肺腑，连忙举起一对手臂，不停地眼睛上揉来揉去。早在堂屋后面目不转睛观察动静的么爷，急步走来，猛向王二扑去，夫妻俩死命抱做王二不放。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，杨艮山和武装队员冲进来了。杨乡长一进门，首先抓起王二的枪。几个武装队员蜂涌而上，把王二打翻在地，任你王二如何凶悍，此时此地也只好束手就擒了。为了防止这个惯匪逃跑，杨艮山叫武装队员用小刀在王二的腿上戳个小孔，穿上一根棕绳。

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春节的早晨，我刚刚起床，通讯员急冲冲地跑来报告：“指导员！电话，杨乡长打来的电话。”走进办公室，我一拿起话筒，就听见对方激动的喜悦声：“喂喂！你指导员啦，我杨艮山，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：王二被我们活捉了！”“他的枪呢？”“他的枪现在在我的手里，你听吧！”“哒哒哒哒”，杨艮山对准话筒，朝天放了一梭子弹。清脆的枪声，从话筒传进了我的耳朵，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对准话筒：“杨乡长！祝贺你们为人民立了一件大功！我代表区委、区政府向你们问好！现在我命令你们，今天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上午把王二押到区里来。”

大年初二，杨艮山押着王二来到区里，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上面这段“活捉惯匪王二”的故事。

三十四个春秋，悄然过去。三十四年来，綦江县广大群

众和干部对革命赤诚的心，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进。

时移世迁，回忆不实之处，请知情者教正。

万邦荣 整理

一九八五年七月 於南岸

綦江县石门寺石刻神像调查纪实

代汝金 曾方煜

最近在县委李义同志的启示下，我们在三角乡原“石门寺”旧址，发现明代嘉靖元年（1522）石刻神像近百尊。对此，我们作了初步调查，并据此写出肤浅的“调查纪实”，但囿于水平和资料，不当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希广大读者，尤其是专家、学者、不吝赐教。

石门寺座落在峰峦起伏的横山中部，距县城四十余华里。建庙之初，两方石柱矗立於大殿两旁，形成门望，故名“石门寺”。

綦江县始建於明玉珍大夏政权时期。古代最早的先民曾是夔人（濮族中的一支）。南宋大将军熊本平息“木斗之乱”后，境内稍安。明代中叶，系盛世之年。当时统治者佞佛，倡导奉佛造像，由石门寺主持普济、普隆、普深、普足等募资延聘荣昌县匠师蔡万银、蔡万广、蔡万章兄弟三人，配合当地石匠师柳应通、柳应齐、柳应会三弟兄，在石门寺

铸造佛像。

据寺内碑文记载，造像始于明朝嘉靖元年（1522），纯属佛像，约百尊。嗣于清乾隆五十八年，重修主殿、上殿，又造神像近百尊。咸丰、同治的补增中、下两殿，神像又有所增加。明嘉靖元年，当地士绅王兰、李氏施财砌建佛台。清乾隆五十八年石门寺主持园胤、徒字荣、宇量、字俊，以及徒孙赛升、赛恩、赛暄等主持修建。由此观之，石门寺石刻神像无一不是僧人、道士热心发起，同时得到统治者的支持、由劳动人民付出血汗塑造起来的。

石门寺神像，从内容上看，儒、释、道诸神杂列，正是三教融合一气的时代产物。这说明了綦江地区在清乾隆、咸丰时期，儒、释、道三教已不再相互对立，而是协调相处，逐步渗透了大量儒家思想，佛教已开始走向衰落境地。

石门寺石刻神像，是整体雕塑，成为群塑，形象逼真，造型生动，薄衣轻刻，刀法严谨，在流派上受大足石刻影响较深。这是研究我县古代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石门寺石刻神像，是封建统治者企图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，利用寺庙神像来诱惑人民，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来世的天堂；是利用宗教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桎梏。这就是綦江地区出现大量石刻神像历史原因。

从石刻神像说明，我国劳动人民有着聪颖的智慧，高超的艺术。我们认为，石门寺石刻应当保存下来，因为它是我